

法网丛书

巫山奇案

茅瑞云 著

上

这是一名检察官在办案的过程中写下的一篇篇精彩的办案手记，在叙述案件的同时，记录了他与此有关的深层次思考……

大众文艺出版社

法网丛书

巫山奇案

茅瑞云 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山奇案/茅瑞云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9(2009.1 修订)

ISBN 978-7-80094-775-9

I. 巫…

II. 茅…

III. 法律—案例—中国

IV. D9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27093 号

巫山奇案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74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978-7-80094-775-9

定价:50.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前 言

作者茅瑞云同志,是一位在职的检察官,他在办案之余,以满腔的热情、流畅的文字,写作了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执法手记,以案说法,以情说理,叙述了一个又一个典型的案例,用事实警示人们引以为戒,用法理告诉人们学法懂法的重要,这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好书。

目 录

七条人命	(1)
恶人服法	(54)
巫山奇案	(101)
色狼师圣	(147)
山妹飘零	(161)
智斗绑匪	(176)
凶手亲嫂	(188)
变态杀人	(207)
勇斗色狼	(220)
啼笑皆非	(228)
假币“钓鱼”	(236)
“二姨太”梦	(245)
防不胜防	(252)
有理犯法	(259)
好心犯罪	(268)
少女失踪	(272)
花蕾早谢	(276)
占卜惨案	(281)
莫闯“红灯”	(284)
误入“方城”	(288)
倩女血泪	(295)

七条人命

兽是野蛮的，当人沦为兽时更凶残，更野蛮。

梦断黄板

1993年3月31日夜。

闽西北A县黄板山密林里。

大雨如注，狂风发出“呜呜”的怪啸，肆虐地在莽莽林海中东奔西窜，搅得整座山林中的生灵不得安宁。

雨夜中的黄板山岭笼罩着一层苍凉的幕布。

此刻，有个年青人躺在山凹中简易工棚的床铺上，身子变成虾米状，并拢的双手抱着后脑勺，双眼紧闭着，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

“轰隆隆——”

突然，天外一声巨响，就象在他的头顶炸开，年青人瞬间惊醒，方知是惊雷焦炸。

工棚外，狂风仍在呼号。工棚内漆黑如墨，简直令人感到置于墓穴之中一样恐怖。年青人慌张地起身坐在炕沿上，心头蓦然袭来一阵强烈的孤独感，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使他心惊肉跳。

“得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年青人想到跑。

他下炕摸黑走到门前，打开门，刚探出半个脑瓜，一股强烈的风流夹着豆大的雨点，象小石子一样摔到脸上。他感到脸颊火辣辣的疼，又冷冰冰的难受，吓得他赶紧把头缩进门来。“乒”的一声，他使劲地把门关上。

年青人无可奈何地回到散发着霉味的炕头上，脑海翻腾，思绪万千，心中象打翻了的五味瓶，不知是啥滋味。可是，当他回想到中午在不到1个小时内，一连杀死“死对头”全家祖孙三代六个人



的“壮举”时，心中好不惬意。顿时，一股自豪感从头发梢直通到脚后跟，他十分得意，不禁发出几声“嘿嘿”的奸笑。

这天中午，他用一把锋利的染刀，屠杀了肖光汉夫妻，三个年青的儿子和一个年仅2岁半的孙子，达到了让冤家断子绝孙的地步，报了仇，雪了恨，出了气，这给他那由于每时每刻都在谋划为何复仇而变得麻木、残恶和冷酷的心，举来了一缕如烟似幻的短暂的慰藉。

年青人顿觉得脑子飘飘然的。他想暴风雨之夜，山路崎岖，泥泞难行，公安人员不可能连夜冒着风雨追踪到这山高林密偏远僻静的工棚里。“真乃到助我也！”年青人活动了一下因逃跑而酸胀的双腿，决定趁这个好时机，美美地休息一番，待下半夜继续潜进，只要进出外县，就可远走高飞，逍遥法外。

不知什么时候，他由回忆变得得意，昏昏沉沉地堕入梦乡。

“汪——汪——”

忽然，工棚外传来一阵狗吠声。年青人正在酣睡之际，被犬吠吓的心惊肉跳；“莫非是公安人员抓我来的？”

他刚想起身看个明白，只听得“哐”的一声响，木门被人推开，几把手电射出强烈的光束，全聚射在他的身上，刺激得他睁不开眼。朦朦胧胧之中，他隐约看到冲进门的众多人中，有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威严地瞪着眼睛怒视着他的脑门。

“完了！全完了！”年青人额上浸出汗珠，原先苍白的脸上，变得更加难看。

这个青年人是谁呢？他是怎样抓到的？

骇人惨案

1993年3月31日中午。

A县胡坊乡瓦口村根竹坑自然村中。

老天板着脸孔，阴沉沉的。一望无际的森林间，潮湿的空气散发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梅雨季节的特殊气味。

这时，在通往山上的小径上，一个中年农民手持柴刀急匆匆地

走上山去砍柴。他抬起头来，眼看着乌云越压越低，就要下雨啦，他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脚步。

中年农民走到半山腰，忽然，他听到近处丛莽中传来一声嘶叫，哪声音十分凄厉，听了令人心悸。

显然，这是死亡一刻的拼命挣扎的呼叫。

中年农民骤然脸色大变，吓得掉头就想往山下跑。

然而，一种好奇心又促使他驻足。他急回身循着呼叫的方向跑去，跑到一片灌木林前，听见丛林中有微弱的喘息声。他轻轻拨开枝叶，眼前的情景使他发怵：

灌木丛中躺着一个老汉，身上挨了几刀，特别是脖子上挨的深深的刀口，鲜血“咕噜、咕噜”地直往外喷。老汉挣扎着，双脚乱蹦，两只粗糙的大手胡乱扯着身边的小树枝叶，眼看活不成了。

“这不是根竹坑自然村的肖光汉吗？”

中年农民辨认出老汉的身份。

谁杀了肖光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在瓦口村方圆数里内，谁人不知肖光汉一家是要强的大户人家。他一家七口人，一个老伴，三个儿子牛高马大，年青力壮。在前年，大儿子娶了个贤惠能干的媳妇，家中又添了个宝贝孙子，次子是村民小组长，可说的上是有权有势。肖家三兄弟，农忙时下田种地，农闲时带着猎枪上山打猎，采割松脂，全家经济收入可观。几年间，原先破旧的房子换成了钢筋混凝土的洋楼。肖家人多势众，要权有权，要人有人，要钱有钱，着实称得上当地的大户人家。在那远离县城，至今交通不便，尚无电灯照明的偏僻的自然村里，谁敢去惹他？谁也惹不起！大白天的，居然有人拿他肖老汉开刀，当作吞了豹子胆！

“还是先找他家人救命要紧！”

中年农民忙了一会，不及仔细遐想，急如星火地奔跑到肖光汉的家门前。

殊不料，这里的惨景更加使他发呆：

肖光汉的老伴叶观英脑瓜开裂，脑浆四溅，手脚抽搐着；他的二岁的孙子肖全旺也被砍倒在地，婆孙二人双双躺在血泊之中。



“这是谁造的孽?!”

中年农民吓懵了。他大声呼喊着肖光汉的三个儿子和媳妇的名子,指望他们前来搭救。

但是,肖家住宅大门洞开着,里面空无一人,回答他的除了自己的呼叫声在群山中回响外,余下的只有阵阵寒风,发出“呜呜”的如哭为如的鸣叫,这给杀人现场增添了许多悲戚和几分恐怖。

“赶快报案。”

紧急关头,中年农民不懂如何抢救,他撒开双腿,裹着一阵风,走近道头也不回地往乡派出所跑去。

神速出击

下午3点30分,县公安局正在召开科所队长会议。公安局长郑朝煌正在传达,关于整治社会治安、打击车匪路霸的会议精神,部署战斗方案,研究组建治安巡逻警察大队的紧急事宜。

会议室里,气氛浓烈而严肃。

“叮铃铃!”

突然,公安局值班室里的电话铃声骤响。

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陈建明走进值班室,拿起了电话机,耳畔传来了胡坊乡派出所干警急促的声音:

“陈副局长,我乡瓦口村根竹坑自然村发生一起凶杀案,被案死一人,伤二人……”

“你们先赶到现场”,陈建明心头一紧,“我随后就到。”

陈建明放下电话机,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会议室。

“郑局长,胡坊发生凶杀案……”陈建明简要汇报了案情,会议室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与会人员面面相觑。

“建明同去”,郑局长听完报告,眉头一拧,“下午的会议十分重要,不能耽搁,案件也要迅速侦破,我看还是你先组织刑警队前往侦查,我部署工作后就赶去,有情况及时报告。”

“是!”陈建明响亮地回答。

闻警而动,雷厉风行,快速反应,这是A县公安人员的战斗作

风。陈建明一声召唤，刑警队指导员陈武，副指导员汤思其，法医林洪番，痕迹技术员张雄彬，警犬训导员赖明强和办公室副主任陈代昌，他们仅用三分钟，就全副武装齐刷刷地站在陈建明面前，动作之神速，令人叹服。

“马上出发！”

陈建明一挥手，干警们利索地登上了警车。

警犬“尔新”看到警车停在门口，早已心领神会，他双耳变耸，御起牵引带，兴奋地跳上警车。可它哪里知道，一次艰难的战斗已经来临，它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轰隆隆——”

陈代昌启动油门，警车发出尖啸，从公安局急驰而去，顶上那盏红灯忽闪忽闪地。霎间，警犬冲出城区，速度越来越快，路旁的常绿乔树上的枝叶，要命般地“哗哗”作响，地上的小草吓得躬了腰，驼了背，全部匍匐倒下。

警车进入高山地区，穿行在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迫使陈代昌不得不作减速，众干警却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到发案现场。

陈建明的心像警车一样奔驰，翻腾不息，想着这起特大的凶杀案，忽然，一阵担忧袭上心头，他思索着，罪犯凶残无度，杀人后逃离现场，如不及时追捕，就会给社会给人民造成更大的恶果。时不我待，分秒必争。这是迅速破案的重要保证。这样一想，他的心翻腾的更激烈，便急催陈代昌，“快！快！快赶到现场。”

“好！”陈代昌理解陈建明的心情，他加大油门，警车速度提高在山道上行驶的极限，只听耳旁风声呼呼地响，路边景物根本不待你看清，就疾闪而过，树木、房子、田园被往后甩得远远的。

“咔吱——”

警车的刹车声，把干警们从剧烈颠波的思绪中惊醒过来。

这里已是根竹坑自然村的山脚下，瓦口村干部已等候在这里。

去现场没有公路，警车不能通行。

“快！跑步上山！”陈建明带着干警们，在村干部的引路下，沿着山里小径往山上的发案现场奔去。

山道两旁，大片大片的火红色的杜鹃花，间杂着雪白的李花、

水红色的桃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种繁多的奇花异草，漫山遍野，把青山点缀成一幅美丽的大自然的春图，令人目不暇接。山路上，不时还有搭档游玩的漂亮的锦鸡、野鸽子等珍贵山鸟，他们对干警们的到来毫不怯生，当大家跑到他们的近前时，这些鸟儿才扑打着翅膀飞离而去，一切显得那么恬静和美妙。

然而，干警们完全无心欣赏。为了争取时间，陈建明带着大家以百米冲刺的干劲，一个劲地往山上跑，个个累得气喘吁吁，汗流夹背。

未到现场，已闻恸地哭声。那是肖家亲戚在哭丧，景象凄惨。

陈建明大步跑了过去，抵近肖家门前的水泥坪上，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他停立在那里，两具血淋淋的尸体映入眼帘：

一具是肖光汉的老伴叶观英的尸体，她的脑袋从左边至右边被劈成两半，脑浆流淌出来，一摊鲜血结成了硬块。

一具是肖光汉的孙子肖全旺的尸体，颈部从前面到后面被一刀砍断，只剩下颈后部粘着一层皮，满脸沾满了鲜血，眼睛紧紧闭着，就像在睡觉，但他却永远地睡着了。

紧跟在陈建明后头的指导员陈武等干警，也都赶到现场。他们围在尸体的四周，望着血淋淋的场面，个个惊骇的说不出话。

“恶性凶手！”这个念头飞快地从陈建明脑海中掠过。

职业的本能使他马上想到：“保护现场。”

然而来不及了。在干警到来之前，肖家亲戚和围观的村民的活动，已经把现场搅乱了。现在，这些群众拥挤在屋檐下，睁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向这边张望。

“唉——！”陈建明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问村干部：

“还有一个被杀的呢？”

“在后山上。”一位村干部紧张地说：“我带路。”

陈建明一行往后山上走了一百多米，在密密的灌木丛里，找到了一具尸体，他就是 50 多岁的肖光汉。

肖光汉头东脚西仰卧在地上，四肢张开成“大”字形，发紫的面部痉挛的不成样子。仔细检验，发现他身上有三道创口，左颈部挨了一刀，动脉已断，伴有颈椎骨粉碎性骨折，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只

是那双瞳孔发散的眼睛，仍然睁得大大的，右手指向天上，莫不是要求助苍天，向凶手讨还血债！

法医林洪番作出鉴定。

肖光汉等三人的死亡时间约2个小时，尸体损伤特征相同，系被锐器砍伤致死。

干警们继续勘查现场，未发现凶器。

陈建明是个非常细心的人，每次勘查现场，他总是那么认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以期从中找到破案的线索。

忽然，陈建明的目光停留在肖光汉尸体旁，一株被吹倒的小树上。他特意用手提起这棵小树，仔细端详着，发现小树的断面有渗出的新鲜树汁，小树的叶子还是青青的，尚未打焉，接着，他又发现了被砍倒的六棵小树与之相同。“唔？”他若有所思，很快判断出小树被砍倒的时间与肖光汉被杀的时间大致相等。

“那么，这六棵小树是谁砍的？如果是肖光汉砍的，柴刀在哪里？如果是别人砍的，为什么只砍几棵而且人不在现场？”陈建明继续想：“根竹坑自然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至今还未供电，难道凶手会从外地跑进深山老林的地带杀人？这里又只有三户人家，落后的自然环境，村民间本需团结友爱，互帮互助，难道他们会互相残杀？”

陈建明满脑子都是问号，可一时又得不到解答。他又带着干警返回肖光汉的住宅内。

经过认真勘查，肖家楼下的门窗和东西完好无损；上楼勘验，首先进入眼帘的是大厅中的两根柱子上，刻着的十八个罗汉，栩栩如生。据村民介绍，肖家刻的十八个罗汉有着奇妙的来历。

传说早在解放前，这里就住有一户人家，在一次闹匪患中，全家六人全被杀死，就地埋葬在这里。

几年前，肖光汉凭着自己和三个儿子能干，经济逐渐富有，欲盖一座新房。为慎重起见，他特地请来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手摆罗盘，七划八算，认定此地是盘龙卧虎的“宝地”。

于是，肖光汉请人铲平长满青草的墓冢，花巨资在这块“宝地”上盖了一座二层的楼房。新房盖好后，他心有余悸，请教于风水先



生。风水先生搬弄三寸不烂之舌，声言：人的命运是由神仙安排的，敬奉神灵，就能安居乐业，万事亨通。只要在大厅的两根柱子上雕刻十八个罗汉群像，定能驱邪拓福。

肖光汉信以为真，不惜重金请来雕刻能手，在楼上厅堂的两根柱子上，精雕细刻了十八个罗汉神。此后，全家对罗汉神格外虔诚，逢年过节，总要摆上瓜果糕点之类的上等供品来祭祀罗汉，祈求罗汉神仙为他镇妖驱邪，保平安，佑长寿，讨吉利，兆富贵。

世间愚昧往往同迷信相联系。既然神仙至尊，怎能屈居人间寒舍？岂能容忍被胡乱刻在柱子上，替平民百姓站岗放哨？如果神明有灵，为何对肖家被杀置之不理？但见柱子上的十八尊罗汉神，有的张嘴哈哈大笑，幸灾乐祸，无动于尊，有的挤眉弄眼，不屑一顾；有的虽也横眉高挑，怒目圆睁，但却干瞪眼，帮不了肖光汉一点点忙。肖光汉九泉三下有灵，定会后悔不迭。

陈建明和刑警一把打开楼上各间房门，认真勘查，结果也未发现异常情况，所有的橱子，均无撬痕，也不翻动，财物没有被盗掠的迹象。

室内勘查表明，肖光汉及妻孙被杀，并非财杀，而是仇杀。

杀手究竟是谁？为何一连杀死肖家三个人，甚至凶残的连年仅二岁的幼儿也不放过？

实际案情比接到报案时的一死二伤更严重，陈建明顾不得细想，赶紧通过对讲机向郑局长报告了新发现的案情，请求增援警力。

“好的！”对讲机中传来郑局长洪亮的声音：“我很快派人增援。”

郑局长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们一定要紧紧依靠当地政府、发动群众协助破案，务必尽快捕获凶手！”

“是！……”

慎查真凶

时不我待，找线索要紧。陈建明急转身，对站在一旁的村干部

问道：

“肖光汉家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家？”

“他的媳妇在家。”村干部答道。

“我们快找他媳妇了解情况。”陈建明说着，和大家一起跑下楼来，走出门外。

“喏”，村干部指着坐在厨房门前的一个青年妇女，说：“她就是肖光汉的姜××。”

这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妇女，她坐在长条橙上，蓬乱的头发松散地从前额耸拉下来，遮住了小半个脸颊。白里泛青的面孔挂满了伤心的泪痕，一双红肿失神的眼睛，呆呆地看着前方，这副神情给人一种凄楚下怜的感觉。

陈建明走一前一步，温和地问：

“请问你知不知道谁是凶手？”

姜女嘴唇紧紧抵着，摇了摇头。

“你家有什么仇人吗？”

姜女捂着脸嘤嘤哭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她身上难以得到线索。

“你丈夫在哪里？”

“丈夫——”姜女开口了。“哈哈”，蓦地，她放声大笑。可这哪里像是笑声！声音凄凉而酸楚，尖利中含着颤抖。要是在寂静的深夜，哪个人听见这种笑声，身上能不起鸡皮疙瘩？

这笑声怎么同电影中的疯女的笑声如出一辙？这笑声揪人心魄！

姜女的笑声持续了二十多秒就消失了，转而又是低低的呜咽，凄惨的呜咽，和着那从山前山后传来的澎湃的林涛声在空中游荡。

“她可能被吓坏了”旁边一个女村民见状，说：“你们看，她都被吓得尿湿了一裤子。”

是啊，横祸从天而降，一个弱女子，怎经得起为此沉重的打击？这阵儿，她受不了打击，精神失常，再问也白搭。

这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这不正是了解线索的好机会吗？陈建明灵机一动，把众干警

为此这般交待一番，分头找群众个别了解。

一会儿，干警们就了解到不少线索。

有的反映，肖光汉一家与当地一些群众不睦，多次吵架；

有的反映，肖光汉曾把女儿许给某木工，让木工为他家做家俱。木工帮他做好家俱后，肖光汉只付给他工资，但违背诺言，未把女儿配给木工，木工怀恨在心；

有的说，肖光汉与村民甲在分自留地时有过争执，两家时有争吵，至今仍无往来；

有的说，肖光汉的儿子和村民乙合伙打猎，最后瓜分不匀，村民乙曾骂过肖的儿子，“总有一天要跟他家算帐！”

有的说，村民肖文明买了一片毛竹林在肖光汉房屋后的山上，肖光汉以毛竹林产地界限权属不清为由，同肖文明经常吵架，双方各执一词，矛盾较深，前不久，肖文明的儿子肖海山还同肖光汉吵过架哩！

……

肖光汉的为人到底如何，一时难以考证。从群众反映的情况看，似乎他的家人与群众中的一些人关系不太好，得罪过人，这就可能为招致杀身之祸埋下隐患。

但是，究竟谁对肖光汉仇恨最深，谁敢具备凶杀的各种条件？仍是个谜。

干警们在热烈讨论着。这时，有个农民神色慌张地跑步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有情况要报告。”

“欢迎！”陈建明热情地说：“请你慢慢讲。”

“中午”这个农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我在山地里种菜，肖海山手里拿着一把柴刀，路过我的菜地旁，急匆匆地往山上走。出于礼节，我先问他‘去哪里？’他没好气地回答说：‘我要上山，你别管闲事，否则，对你没好处！’我听了感到发懵，因为这以前，肖海山见人总是主动打招呼，态度谦和。这阵子，他咋地一下子变成了火爆脾气，我可没得罪过他呀。”

这个农民继续说：“大约又过了1个小时，肖光汉的媳妇姜女光着脚丫从山上跑下来，她披头散发，打着赤脚，一边声哭叫，‘不

得了呀！杀死人啦！一边往家里跑。”

这个农民顿了顿，内疚地说：“我受到肖海山的威胁，又忙于种菜，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没有去过问。我现在想，杀人犯会不会是肖海山？”

像是在黑暗中发现一线光明，陈建明的心剧烈地颤动起来，神色严峻地问：

“肖海山家在哪里？”

“就在隔壁。”农民伸出左手，指向左方不远的一座房子。

“走！到肖海山家中去！”陈建明说着，率领众干警直奔肖海山的家中。

这是一座二层的土木结构的房子，与肖光汉的洋楼相比，自然要逊色得多。

肖海山家的大门敞开着，陈建明和干警直入屋内正厅。

“肖海山在家吗？”

“不——在！”一个老妇人潺弱的声音，从打开门的西厢房内传出。接着，又传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陈建明步入西厢房，见一个老妇人半躺在床铺上。她就是肖海山的母亲——一个多灾多难的女人。她一家五口人，丈夫患重病住院，大儿子在外地工作，小女儿在十几里外的中学读书，家里只剩下她和次子肖海山。她患有气喘病，在农村，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为了积累点钱给正在患重病的丈夫治疗，自己只好在家拖着病体过日子。虽然有肖海山作伴，但他白天外出干活，她只有自己料理自己。

“你儿子在哪里？”陈建明和蔼地问。

“去——去炼山（方言，即砍防火路）”

“去那个地方炼山？”

“就在——”老妇人气喘了一阵，又是几声大咳，吐出一口浓浓的痰水，喘着说：“就在肖光汉房屋后山那片毛竹林里。”

“哦！”陈建明略有所悟，“他是什么时候去的？”

“中午吃饭前去的。”

“他回来过没有？”



“没有回来。我这儿子有个习惯”，老妇人慢吞吞地说：“干事情不干完是不会罢手的。可不，到现在他都还未回来吃午饭哩！”

老妇人言谈中，仍对儿子带着几分赞扬。

“他带什么刀？”

“柴刀呀，”老妇人生怕客人听不懂，又重复一遍，“就是砍木柴的柴刀啊。”

陈建明听了直摇头，说实话，他对眼前这位身缠疾病的老妇人是十分同情的，但又不得不沉重地告诉她：“你儿子肖海山有杀人嫌疑。”

“什么？海山会杀人？”老妇人用一种悒郁的、不愿意而又不能不看的目光看着陈建明，说：“他怎么会杀人？他可是个老实的孩子，你们公安别是搞错了。”

老妇人说着，眼泪夺眶而出，猛地歪倒在床上，脸色难看的像熟透的黄瓜皮。

“不会错！”陈建明郑重其事地回答。刚才，他在与老妇人对话的短短几分钟内，脑子就进行了高速运转，他对所了解的各种情况，特别是群众反映与死者有怨仇的几个人员，飞快地进行了过滤筛选，从而作出慎重的判断，他认为肖海山作案的可能性最大，根据是充足的。

第一，肖海山与肖光汉素有私怨，近来又因买来的一片毛竹林山场与肖光汉房屋后山的界限不清，权属不明多次争执，具有杀人动机；第二，肖海山在临近吃午饭前去肖光汉房屋后的毛竹林旁炼山，肖光汉死亡时间与之相近，肖海山有作案时间；第三，肖海山炼山砍小树木的地方，正好是肖光汉被杀的现场所在；第四，肖海山所用的柴刀，可以造成肖家已死的三人的伤痕；第五，肖海山中午外出，说是炼山，但他只砍了六棵小树，就离开现场，又没有回家吃午饭，这不正常；第六，肖海山持刀上山时，对某村民的态度粗暴反常。

据此推断，肖海山具有重大杀人嫌疑，他已逃离现场，应立即追捕。

“陈副局长”，陈建明刚要布置任务，对讲机中结束了胡坊派出